

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定书目



大学生必读

DA XUE SHENG BI DU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

(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

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定书目

大 学 生 必 读

DA XUE SHENG BI DU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

(上)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上、中、下)/郑瑛等选编. - 2版.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1

(大学生必读)

ISBN 7-02-003604-X

I. 中… II. 郑…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8480 号

责任编辑:李建军

责任印制:李 博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

Zhong Guo Dang Dai Wen Xue Zuo Pin Xuan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287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5.75 插页 6

198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5 月北京第 2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3604-X/G·54

定价 69.80 元

丛书出版说明

为了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加强语言文学主干课教学,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经过反复酝酿和认真讨论,于2000年制订并通过了“高等学校中文系本科生专业阅读书目”,共100部,同时明确提出,各学校应把学生阅读作品情况,作为专业主干课成绩考核内容之一。2001年2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将书目通知全国各高校开始使用。在这批指定书目中,绝大多数图书都是我社出版的,为此,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大学生必读”丛书。入选图书均为古今中外具有代表性的文学著作,具有很强的经典性和学术性。同时由于丛书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学术风尚和成就,其学术史意义同样不可低估。入选图书不仅是语言文学专业大学生从事专业学习和学术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书籍,同时也是其他专业大学生加强人文素养、丰富文化底蕴、促进专业学习的重要读物。可以说,这是一套面向新世纪所有大学生的高质量、高品位的素质教育读物,应当成为大学生们的藏书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年10月

前 言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是受国家教委委托而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一九八五年三月,原参加《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一书编写工作的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原吉林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原上海师范学院)、哈尔滨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原华南师范学院)、西北大学、湖北大学(原武汉师范学院)等十所院校的有关人员在无锡开会,商定原《初稿》编写组成员分两部分进行工作:一部分同志修订《初稿》,一部分同志编选《初稿》的配套教材——《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同年十一月,上述十所院校的有关人员在华南师范大学开会讨论修订和编选工作的具体事项时,参加编选工作的同志研究和确定了作品选目、编选体例、人员分工以及工作步骤等等。去年十月,由主编再次在华南师范大学开会,对汇集上来的稿子进行统编和定稿工作,责任编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本书收入自新中国成立至一九八六年这一时期发表或出版的作品,其中长篇小说十一部(节选),中篇小说八部(多数节选),短篇小说十四篇,剧本七部(节选),电影文学剧本四部(节选),散文二十一篇,诗歌四十三首,报告文学四篇。由于出版方面的原因,本书不得不在一百万字的限度内选定篇目。有些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甚至原来已经入选的某些作品,由于篇幅过长,我们不得不割爱删去。为了同一原因,原来打算全文编

入的中篇小说,也改为大部分节选,只有《那五》和《铁木前传》,因为篇幅较短,后者又是“文革”前唯一入选的中篇,所以保留了全文。再则,本书的编选工作,原来是打算和《初稿》的修订同时或稍晚一些时候进行的,因为修订工作一时尚难进行,而这套书又在有关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先期编毕,加以考虑到当前教学工作的需要,所以就先付印了。

基于以上种种缘故,编入本书的作家作品,不可能和《初稿》讲述的章节内容完全相符;自然,它作为一套有相对独立性的、主要是供阅读用的教材,也允许和《初稿》有些距离。总之,这是一个初步的选本,虽然我们认为它应该体现“史”的特点(即应把建国以来在每个阶段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品列入选本),并同时具有优秀作品选的性质(即入选作品应尽量照顾到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审美观念的统一),但限于我们的水平和各种客观条件,这样的要求一时尚难达到。我们希望在本书流行和使用过程中,不断听到各方面的批评和建议,以便将来再版时加以修订,使之逐步充实、完善,成为一个较好的选本。

以下,谨就与本书有关的几个具体问题作一些说明:

一、本书虽由《初稿》编写组的部分成员承担编选任务,但根据无锡会议的精神和全体与会同志的愿望,它仍然属于由教委关心和支持、上述十所院校共同负责的统编教材。

二、参加本书编选工作的人员和分工情况如下:

李泱(北京师范学院)、刘延年(哈尔滨师范大学)、屈桂云(东北师范大学)负责长篇小说的编选工作;

魏秀琴(西北大学)负责中篇小说的编选工作;

郝瑭(北京师范学院)负责短篇小说的编选工作;

冯刚(哈尔滨师范大学)、谢中征(华南师范大学)负责剧本的编选工作;

孙志强(湖北大学)负责电影文学剧本的编选工作;
刘建勋(西北大学)负责散文、报告文学的编选工作;
章子仲(湖北大学)负责诗歌的编选工作。

最后,还应该申明的是,在本书编选过程中,教委文科教材办公室李进才、曾芝兰、田敬诚同志给予热情的关心和帮助;无锡市党校、华南师大的领导同志和后勤部门,为编写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周到的服务;在广州开会期间,有关方面的同行和专家吴宏聪、杨樾、岑桑、陆一帆、饶芃子、陈其光等同志,以及华南师大中文系的许多研究生、进修生,都曾对《初稿》和本书的编写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今年一月,又在北京师范大学再次召开审稿座谈会,听取了张炯、杨匡汉、吴重阳、马德俊、周相海、毛承志、范咏戈、白桦、来春刚等同志的意见;在此,我们谨对以上所有同志,以及其他关心本书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 者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日

修 订 说 明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自从一九八九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来,受到全国各大专院校的欢迎,每年印数都在万册以上。但是,本书入选作品截止到一九八六年,随着时光的流逝,面临九十年代中国当代作品丰富多彩的现实,它的确已经显得太“过时了”。增添新作品是迫不容缓的需要,因此,应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要求,原编写组的同志于一九九四年冬和一九九五年夏,在北京和广州召开了“修订会议”和“统稿会议”。由于时间的变迁,原编写组成员未能全体参加;有的同志病故,有的同志退休,也有个别同志改行,所以参加这次修订工作只是原编写组的部分同志。他们是:哈尔滨师范大学刘延年,西北大学的魏秀琴和刘建勋,首都师范大学(原北京师范学院)的邾榕、李泱。另外,东北师范大学因屈桂云同志去世改由黄凡中替代;华南师范大学的谢中征退休改由邝邦洪接替。在修订过程中,中篇小说增幅较大,特聘首都师范大学(原北京师范学院)臧博平帮助选编并撰写了部分内容。

修订本的分工如下:

长篇小说:刘延年、黄凡中

中篇小说:魏秀琴、臧博平、王震亚

短篇小说:邾榕

诗歌:黄凡中

戏剧、电影:邝邦洪、李泱

散文、报告文学：刘建勋

这次修订工作得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在京常务理事各位专家的大力支持。编写组邀请了张炯、阎纲、顾骧、刘锡诚、刘锡庆、谢冕、白桦、吴重阳、来春刚、杨匡汉等同志座谈，对修订的原则和内容的删增都提出了许多极其宝贵的意见，在此，谨向到会诸位专家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主编原先是郭志刚、邾瑤、谢中征三人，但由于郭教授早已改行从事现代文学研究，谢教授退休多年，这次修订工作由邾瑤和邝邦洪二人主持，因此，修订本的主编有所变动，由邾瑤和邝邦洪二人担任。

在这次修订工作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始终给编写组热情的支持与帮助，在此也一道致以崇高的敬意并衷心感谢！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修订本终于和大家见面了，这套书虽然增添了很多新作品，但由于编选者水平有限，未免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恳请读者给予批评和指正。

另外，在这次修订过程中，还得到华南师大中文系研究生肖来顺、余宏炳、冯善亮、徐珊、匡艳阳、陈佳等同学大力协助，向他们表示衷心谢意。

编 写 组

一九九六年一月

目 次

山地回忆	孙 犁(1)
登 记	赵树理(11)
党 费	王愿坚(40)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王 蒙(55)
小巷深处	陆文夫(98)
山那面人家	周立波(116)
百合花	茹志鹃(126)
我的第一个上级	马 烽(143)
乔厂长上任记	蒋子龙(161)
剪辑错了的故事	茹志鹃(213)
西线轶事	徐怀中(236)
受 戒	汪曾祺(286)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张 弦(308)
陈奂生上城	高晓声(330)
蛾 眉	刘绍棠(346)
哦, 香雪	铁 凝(365)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梁晓声(381)
无主题变奏	徐 星(413)
麦 客	邵振国(443)

系在皮绳扣上的魂	扎西达娃(480)
合 坟	李 锐(508)
塔 铺	刘震云(519)

山地回忆

孙 犁

从阜平乡下来了一位农民代表，参观天津的工业展览会。我们是老交情，已经快有十年不见面了。我陪他去参观展览，他对于中纺的纺织，对于那些改良的新农具特别感到兴趣。临走的时候，我一定要送点东西给他，我想买几尺布。

为什么我偏偏想起买布来？因为他身上穿的还是那样一种浅蓝的土靛染的粗布裤褂。这种蓝的颜色，不知道该叫什么蓝，可是它使我想起很多事情，想起在阜平穷山恶水之间度过的三年战斗的岁月，使我记起很多人。这种颜色，我就叫它“阜平蓝”或是“山地蓝”吧。

他这身衣服的颜色，在天津是很显得突出，也觉得土气。但是在阜平，这样一身衣服，织染既是不容易，穿上也就觉得鲜亮好看了。阜平土地很少，山上都是黑石头，雨水很多很暴，有些泥土就冲到冀中平原上来了——冀中是我的家乡。阜平的农民没有见过大的地块，他们所有的，只是像炕台那样大，或是像锅台那样大的一块土地。在这小小的、不规整的，有时是尖形的，有时是半圆形的，有时是梯形的小块土地上，他们费尽心思，全力经营。他们用石块垒起，用泥土包住，在边沿栽上枣树，在中间种上玉黍。

阜平的天气冷，山地不容易见到太阳。那里不种棉花，我刚到那里的时候，老大娘们手里搓着线锤。很多活计用麻代线，连

袜底也是用麻纳的。

就是因为袜子，我和这家人认识了，并且成了老交情。那是个冬天，该是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我打游击打到了这个小村庄，情况缓和了，部队决定休息两天。

我每天到河边去洗脸，河里结了冰，我登在冰冻的石头上，把冰砸破，浸湿毛巾，等我擦完脸，毛巾也就冻挺了。有一天早晨，刮着冷风，只有一抹阳光，黄黄的落在河对面的山坡上。我又登在那块石头上去，砸开那个冰口，正要洗脸，听见在下水流有人喊：

“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洗脸到下边洗去！”

这声音是那么严厉，我听了很不高兴。这样冷天，我来砸冰洗脸，反倒妨碍了人。心里一时挂火，就也大声说：

“离着这么远，会弄脏你的菜！”

我站在上风头，狂风吹送着我的愤怒，我听见洗菜的人也恼了，那人说：

“菜是下口的东西呀！你在上流洗脸洗屁股，为什么不脏？”

“你怎么骂人？”我站立起来转过身去，才看见洗菜的是个女孩子，也不过十六七岁。风吹红了她的脸，像带霜的柿叶，水冻肿了她的手，像上冻的红萝卜。她穿的衣服很单薄，就是那种蓝色的破袄裤。

十月严冬的河滩上，敌人往返烧毁过几次的村庄的边沿，在寒风里，她抱着一篮子水沤的杨树叶，这该是早饭的食粮。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时心平气和下来。我说：

“我错了，我不洗了，你在这块石头上来洗吧！”

她冷冷地望着我，过了一会才说：

“你刚在那石头上洗了脸，又叫我站上去洗菜！”

我笑着说：

“你看你这人，我在上水洗，你说下水脏，这么一条大河，哪里就能把我脸上的泥土冲到你的菜上去？现在叫你到上水来，我到下水去，你还说不行，那怎么办哩？”

“怎么办，我还得往上走！”

她说着，扭着身子逆着河流往上去了。登在一块尖石上，把菜篮浸进水里，把两手插在袄襟底下取暖，望着我笑了。

我哭不得，也笑不得。只好说：

“你真讲卫生呀！”

“我们是真卫生，你们是装卫生！你们尽笑话我们，说我们山沟里的人不讲卫生，住在我们家里，吃了我们的饭，还刷嘴刷牙，我们的菜饭再不干净，难道还会弄脏了你们的嘴？为什么不连肠子肚子都刷刷干净！”说着就笑得弯下腰去。

我觉得好笑。可也看见，在她笑着的时候，她的整齐的牙齿洁白得放光。

“对，你卫生，我们不卫生。”我说。

“那是假话吗？你们一个饭缸子，也盛饭，也盛菜，也洗脸，也洗脚，也喝水，也尿泡，那是讲卫生吗？”她笑着用两手在冷水里刨抓。

“这是物质条件不好，不是我们愿意不卫生。等我们打败了日本，占了北平，我们就可以吃饭有吃饭的家伙，喝水有喝水的家伙了，我们就可以一切齐备了。”

“什么时候，才能打败鬼子？”女孩子望着我，“我们的房，叫他们烧过两三回了！”

“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八年。可是不管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们总是要打下去，我们不会悲观的。”我这样对她讲，当时觉得这样讲了以后，心里很高兴了。

“光着脚打下去吗？”女孩子转脸望了我脚上一下，就又低下

头去洗菜了。

我一时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问：

“你说什么？”

“说什么？”女孩子也装没有听见，“我问你为什么穿袜子，脚不冷吗？也是卫生吗？”

“咳！”我也笑了，“这是没有法子么，什么卫生！从九月里就反‘扫荡’，可是我们八路军，是非到十月底不发袜子的，这时候，正在打仗，哪里去找袜子穿呀？”

“不会买一双？”女孩子低声说。

“哪里去买呀，尽住小村，不过镇店。”我说。

“不会求人做一双？”

“哪里有布呀？就是有布，求谁做去呀？”

“我给你做。”女孩子洗好菜站起来，“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她用手一指，“你要没有布，我家里有点，还够做一双袜子。”

她端着菜走了，我在河边上洗了脸。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踢倒山”鞋子，冻的发黑的脚，一时觉得我对于面前这山，这水，这沙滩，永远不能分离了。

我洗过脸，回到队上吃了饭，就到女孩子家去，她正在烧火，见了我就说：

“你这人倒实在，叫你来你就来了。”

我既然摸准了她的脾气，只是笑了笑，就走进屋里。屋里蒸气腾腾，等了一会，我才看见炕上有一个大娘和一个四十多岁的大伯，围着一盆火坐着。在大娘背后还有一位雪白头发的老大娘。一家人全笑着让我炕上坐。女孩子说：

“明儿别到河里洗脸去了，到我们这里洗吧，多添一瓢水就够了！”

大伯说：

“我们妞儿刚才还笑话你哩！”

白发老大娘瘪着嘴笑着说：

“她不会说话，同志，不要和她一样呀！”

“她很会说话！”我说，“要紧的是她心眼儿好，她看见我光着脚，就心疼我们八路军！”

大娘从炕角里扯出一块白粗布，说：

“这是我们妞儿纺了半年线赚的，给我做了一条棉裤，剩下的说给她爹做双袜子，现在先给你做了穿上吧。”

我连忙说：

“叫大伯穿吧！要不，我就给钱！”

“你又装假了，”女孩子烧着火抬起头来，“你有钱吗？”

大娘说：

“我们这家人，说了就不能改移。过后再叫她纺，给她爹赚袜子穿。早先，我们这里也不会纺线，是今年春天，家里住了一个女同志，教会了她。还说再过来了，还教她织布哩！你家里的人，会纺线吗？”

“会纺！”我说，“我们那里是穿洋布哩，是机器织纺的。大娘，等我们打败日本……”

“占了北平，我们就有洋布穿，就一切齐备！”女孩子接下去，笑了。

可巧，这几天情况没有变动，我们也不转移。每天早晨，我就到女孩子家里去洗脸。第二天去，袜子已经剪裁好，第三天去她已经纳底子了，用的是细细的麻线。她说：

“你们那里是用麻用线？”

“用线。”我摸了摸袜底，“在我们那里，鞋底也没有这么厚！”

“这样坚实。”女孩子说，“保你穿三年，能打败日本不？”

“能够。”我说。

第五天，我穿上了新袜子。

和这一家人熟了，就又成了我新的家。这一家人身体都健壮，又好说笑。女孩子的母亲，看起来比女孩子的父亲还要健壮。女孩子的姥姥九十岁了，还那么结实，耳朵也不聋，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不插言，只是微微笑着，她说：她很喜欢听人们说闲话。

女孩子的父亲是个生产的好手，现在地里没活了，他正计划贩红枣到曲阳去卖，问我能不能帮他的忙。部队重视民运工作，上级允许我帮老乡去作运输，每天打早起，我同大伯背上一百多斤红枣，顺着河滩，爬山越岭，送到曲阳去。女孩子早起晚睡给我们做饭，饭食很好，一天，大伯说：

“同志，你知道我是沾你的光吗？”

“怎么沾了我的光？”

“往年，我一个人背枣，我们妞儿是不会给我吃这么好的！”

我笑了。女孩子说：

“沾他什么光，他穿了我们的袜子，就该给我们做活了！”

又说：

“你们跑了快半月，赚了多少钱？”

“你看，她来查帐了，”大伯说，“真是，我们也该计算计算了！”他打开放在被叠底下的一个小包袱，“我们这叫包袱帐，赚了赔了，反正都在这里面。”

我们一同数了票子，一共赚了五千多块钱，女孩子说：

“够了。”

“够干什么了？”大伯问。